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四至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十九

王裔老　　張宏讓　　寇鄘

呼延冀　　安鳳　　成叔弁

襄陽選人　　祖價

王裔老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

若而無僧居唐元和八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丁母憂退居下邽縣七月其從祖兄曰皥自華州來訪居易迨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衣黄綾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下聲聞於門皥熱行方渴將詣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繫繮於門柱舉首忽不見自意其退藏於窓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墻環然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壓埃羃然無足跡由是意其非人悸

然大興之上馬疾驅來告居易且聞其所言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裔老如此覿其詞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其地果有王裔者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之東北百餘步葺牆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旬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不踰時而裔之二子二婦及一孫亦死止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免出白居易集

張宏讓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宏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為刺史宏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宏讓與具後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宏讓心終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湯餅宏讓與具之工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宏讓遂請同志王士徽妻為饌宏讓乃去士徽妻饌熟就牀欲進忽見宏讓妻自額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牀流血殷席士徽妻驚呼告營中軍人妻諸鄰來

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日又
非昏暝二婦素無嫌怨遂為吏所錄宏讓奔歸及喪所
忽聞空中婦悲泣云某被大家喚將看兒去煩君多時
某不得已君終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宏讓營
居後小園中有一李樹婦云君今速為某造四分食置
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宏讓依
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新婦便聞王氏
云接我以力宏讓如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屍薄下宏

讓抱之遽聞王氏云速合牀上半屍比宏讓拳曲持半屍到牀王氏聲聲云勘其剖處無所參差宏讓盡力與合之令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宏讓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云思少饘粥宏讓以飲灌其喉盡一盃又云具無相問七日則泯如舊但自項及脊徹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胸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生數子此故友龎子肅親見其事出乾䐢子

寇鄘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懸牓云但有人敢居即傳元契奉贈及奉其初價大歴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買得後賣與王姁傳受凡十七主皆喪長布施與羅漢寺寺家債之悉無人敢入有日者寇鄘出入於公卿門詣寺求買因送四十千與寺家寺家極喜乃傳契付之有堂屋三間甚庳東西廂共五間地約三畝榆楮數百株門有崇屛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鄘又與崇賢里法明寺僧普照為門徒其夜掃堂獨

止一宿無事月明至四更微雨鄜忽身體拘急毛髮如磔心恐不安聞一人哭聲如出九泉乃卑聽之又若在中天其乍東乍西無所定欲至曙聲遂絶鄜乃告照曰宅既如此安可居焉命照公與作道場至三更又聞哭聲滿七日鄜乃作齋設僧方欲衆僧行食次照忽起於庭如有所見遽厲聲逐之喝云這賊殺如許人遶庭一轉復坐曰見矣見矣遂命鄜求七家粉水解穢俄至門崇屏洒水一盂以柳枝撲焉屏之下四尺開土忽積把

中有一女人衣青羅裙紅袴錦履緋衫子其衣皆是紙
灰風拂盡飛於庭即枯骨籍焉乃命織一竹籠子又命
鄜作三兩事女衣盛之送葬渭水之沙洲仍命勿回頭
亦與設酒饌自後小大更無恐懼初郭汾陽有堂妹出
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陽王夫人之頂謁其姑從人頗多
後買此宅往來安置或聞有青衣不謹遂誅青衣夫人
令高築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謹洩漏遊處
由是生葬此地焉出乾𦠆子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攜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盜盡奪其財物乃至躶形冀遂與其妻於路傍訪人烟俄逢一翁問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數里即我家可與家屬暫宿也冀乃與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於一室内設食遺衣至夜深親就冀談話復具酒殽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攜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來迎亦可我見君貧必不易相攜也冀

思之良久遂謝而言曰丈人既憫我如是我即以心素託丈人我妻本出宫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藝然好酒多放蕩留之後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無憂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臨别妻執冀手而言曰我本與爾遠涉川陸赴一簿官今不期又留我於此君若不來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納我之人也泣淚而别冀到官方謀遠迎其妻忽一日有達一書者受之是其妻書也其書云妾今自裁此書以達心緒唯君少覽焉妾本歌妓之女

也幼入宮禁以清歌妙舞為稱固無婦德婦容及宮中有命掖庭選人妾得放歸焉是時也君方年少酒狂詩逸在妾之鄰妾既不拘君亦放蕩君不以妾不可奉蘋蘩遽以禮娶妾妾既與君匹偶諸鄰皆謂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間同步月下相對紅樓戲謔錦闈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義絕君以妾身棄之如屣留於荒郊不念孤獨自君之官淚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貞潔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歸之矣君

其知之冀覽書擲書不勝憤怒遂拋官至泗水本欲見老翁及其妻皆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毀其塚見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尸祭別葬之而去

出瀟湘記

安鳳

安鳳壽春人少與鄉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學本約同遊宦長安侃性純孝别其母時見母泣涕不止乃不忍離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後忽逢侃攜手敘濶别話

鄉里之事悲喜俱不自勝同寓旅舍數日忽侃謂鳳曰
我雖離鄉一載我母必念我我當歸君離鄉亦久能同
歸乎鳳曰我本不勤耕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遠離鄉
國索米於長安無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蕩大丈夫之氣
概焉能以面目回見故鄉之人也因泣謂侃曰君自當
寧親我誓不達不歸矣侃留詩曰君寄長安久恥不還
故鄉我別長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
忘鳳亦以詩贈別曰一自離鄉國十年在咸秦泣盡卞

和血不進一故人今日舊友別羞此漂泊身離情吟詩處麻衣掩淚頻淚別各分訣且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寄一書達壽春首敘長安再相見話幽抱之事侃母得鳳書泣謂附書之人曰侃死已三年矣却至長安告鳳鳳悲泣歎曰我今日始悟侃別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出瀟湘雜錄

成叔弁

元和一十三年江陵編户成叔弁有女曰興娘年十七

忽有媒氏詣門云有田家郎君願結姻媛見在門叔弁召其妻共窺之人質頗不惬即辭曰興娘年小未辨資裝門外聞之即趨入曰待田郎叅丈人丈母叔弁不顧遽與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爾女不得即即笑一聲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見有一女其今商量確然不可二郎以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議況小郎娘子魂識巳隨足下慕足下深矣黎民何知不用苦怪言訖而興娘大

叫於房中曰嫁與田四郎去叔弁既覺非人即下階辭
曰貧家養女不喜覿矚四郎意旨敢不從命但且坐與
媒氏商量無太匆匆也四人相顧大笑曰定矣叔弁即
令市果酒備茶餅就堂垂簾而坐媒氏曰成家意不美
滿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總是詞人請聯句一篇然
後定衆皆大笑樂曰老嫗但作媒何必議他聯句事媒
氏固請田郎良久乃吟曰一點紅裳出翠微秋天雲静
月離離田請叔弁繼之叔弁素不知書固辭往復再四

食頃忽聞堂上有人語曰何不云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從他九族甲言訖媒與三人絶倒大笑曰向道魔語今欲何如四人一時趨出不復更來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後亦遂醒矣出河東記

襄陽選人

于頔鎮襄陽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朗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岐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

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長芹芽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劉歸襄陽州因往尋訪舉人惟有殯宮存焉出酉陽雜俎

祖價

進士祖價詠之孫也落第後嘗遊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驛去驛半里以來有一空佛寺無僧居價與僕夫投之而宿秋月甚明價獨玩月來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後出揖價共坐語笑說經史時時自吟價烹茶

待之此人獨吟不已又云夫人為詩述懷諷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動人今夕偶相遇後會難期輒賦三兩篇以述懷也遂朗吟云家住驛北路百里無四鄰往來不相問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岡夜蕭蕭青松與白楊家人應有夢遠客已無腸又吟白草寒路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詩訖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問鄰人云此前後數里並無人居但有書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後南岡上價度其詩乃知是鬼為文弔

之而去出會昌解頤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四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鬼三十

郭承嘏　張庾　劉方元

光澤坊民　淮西軍將　郭翥

裴通逺　鄭紹　孟氏

郭承嘏

郭承嘏嘗寶惜法書一卷每攜隨身初應舉就雜文試

駕畢夜猶早緘置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計無所出來往於棘闈門外見一老吏詢其試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承嘏許之逡巡齋程試入而書帖出授承嘏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詣興道里款問久之吏家人出以姓氏質之對曰王父死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承嘏驚歎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出尚書談錄

張庾

張庾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庾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之俄聞履聲漸近庾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艷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服飾華麗宛若豪貴家人庾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雕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

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娣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為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疎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庾不應推不可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預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户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於是一人執

樽一人糺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殽饌芳珍音曲清亮
庾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絶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
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
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楮牀石徐開門突出望塵
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奪得一盞以衣繫之
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歇
盞鏁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
十餘日傳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庾明年進士上第

出續元怪錄

劉方元

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籬隔之又有一廳常扃鐍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開矣中間為廳廊崩摧郡守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方元都不知之二更後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籬西有婦人言語笑咏之聲不甚辨惟一老青衣語稍重而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窜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騧

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則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天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縷之不絕復吟詩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不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可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詢之吏云此西廳空無人方敘賓客不敢入之由方元因令開院視

之則秋草蒼苔沒階西則連山林無人跡也啟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視其言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之出傳異記

光宅坊民

元和中光宅坊民失姓名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

妻兒環守之一夕衆髣髴見一人入户衆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葢鬼間取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别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即愈出酉陽雜俎

淮西軍將

元和末有淮西軍將使於汴州止驛中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得手中草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

我當相還鬼良久曰此蓄氣袋耳軍將乃舉襞擊之語遂絶其囊可盛數升絳色如藕絲攜於日中無影出酉陽雜俎

郭翥

元和間有郭翥者常為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顯不得通約先沒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户外嗟吁久而言曰聞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也曰可一面否曰請去

燭當與子談耳翁即徹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歷然又言冥話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翁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受即以手遽捫之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翁有膂力知為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翁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翁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即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

曰果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屍而去出宣室志

裴通遠

唐憲宗葬景陵都城人士畢至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晚馳馬驟至平康北街有白頭嫗步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時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問其所居對曰崇

賢即謂曰與嫗同里可同載至里門耶嫗荷媿及至則中重辭謝將下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面衣四焉諸女驚駭棄於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出集異記）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於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命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

書女也適於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於此青衣曰女郎方自求佳婿故止此紹詰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之於館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筓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謂紹曰既遂披覿當去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閫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耦為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故

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故止此宅方求自
適不偶良人惠然辱顧旣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
升榻坐定具酒殽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罍獻紹
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旣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慙
不稱敢以金罍合卺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余一商耳
多遊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為眷屬也然遭逢
顧遇謹以為榮但恐異日為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罍
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凄楚感動於心乃飲之交獻

誓為伉儷女笑而起時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紅燭籠前導成禮至曙女復於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歡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郎曰鴛鴦配對未聞經月而便相離也紹不忍後又經月餘紹復言之曰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也雖深承戀戀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樂者願勿以此為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乃許之遂於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槖囊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

水青山杳無人迹紹乃號慟經日而返出瀟湘錄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於外運易財寶以為商其妻孟氏者先夀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孟氏獨遊於家園四望而怨乃吟曰可惜春時節依然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秪對花流吟詩罷泣下數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踰垣而入笑謂孟氏曰何吟之太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

輕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撿唯愛高歌大醉適聞吟咏之聲不覺喜動於心所以踰垣而至尚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談而我亦或可以彊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墜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萬貞者去家已數載矣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方豈惟惋歎芳菲固是傷嗟契濶所以自吟拙句蓋道幽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聞

雅咏今覩麗容固死命猶拚且責言何害孟氏即命牋

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

恐郎知少年得詩乃報之曰神女得張碩文君遇長卿

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歸巳舍

凡踰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且泣少年曰勿爾吾固知

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頃之方没竟不知其何怪也

出瀟湘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民行車數兩將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有哭聲受寄者因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綆内有一物其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民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復來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行數里可乎民知其異乃許之其人登車覽囊不悦顧謂民曰君何無信民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陜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

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即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諸州人多患赤瘡亦有死者出宣室志

太原部將

長慶中裴度為北部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既置藥於鼎中搆火趙見一黄衣人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致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

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者黄衣人再至又致藥屑於鼎中趙惡之亦命棄去復一日晝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以進飲之後數日果卒出宣室志

成公逵

李公顔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逵常夢一白衣人曰地府命我召汝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之公逵紿曰某非屬龍者君何為見誣使者稍解顧曰今捨女歸當更召屬龍

者公逵驚寤且以其夢白於少儀少儀有卒十餘人常在其門下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年其父曰屬龍果公逵之所夢也出宣室志

送書使者

昔有送書使者出蘭陵坊西門見一道士身長二丈餘長鬚危冠領二青裙羊髻亦長丈餘各擔二大甕甕中數十小兒啼者笑者兩兩三三自相戲樂既見使者道士迴顧羊髻曰菴菴羊髻應曰納納甕中小兒齊聲曰

嘶嘶一時北走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臧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東有陸氏宅製度古醜人常謂凶宅後有進士臧夏僦居其中與其兄咸嘗晝寢忽夢魘良久方寤曰始見一女人綠裙紅袖自東街而下弱質纖腰如霧濛花收泣而云聽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辭曰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出河東記

踏歌鬼

長慶中有人於河中舜成苑鸛鵲樓下見二鬼各長三丈許青衫白袴連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頭種蕎麥两箇胡孫門底來東家阿嫂決一百言畢而沒出河東記

盧燕

長慶四年冬進士盧燕新昌里居晨出坊北街槐影扶踈殘月猶在見一婦人長三丈許衣服盡黑驅一物狀若羝羊亦高丈許自東之西燕惶駭却走婦人呼曰盧

五見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出河東記

李湘

盧從史以左僕射為澤潞節度使坐與鎮州王承宗通謀貶驩州賜死於康州寶歷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滄海泛扁舟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曰某乃見鬼者也見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

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
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
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
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於此廳為弓弦所迫今尚惡
之使君牀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唯
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僕射官高何不
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矣急隨拜謝或肯却來
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公

之官未敵吾軍一神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巫曰僕射回矣於是拱揖而行及階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設裀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乞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纒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體羸

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妒相賊猛如豪獸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鍊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鍊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主不及吾況乎民乎湘曰鍊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至京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

史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出續元怪錄

馬震

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康坊正晝聞扣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云適有一夫人自東市賃某驢至此入宅未還賃價其家實無人來且付錢遣之經數日又聞扣門亦又如此前後數四疑其有異乃置人於門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婦人從東乘驢來漸近識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於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時者震驚號奔出

已見下驢被人覺不暇隱滅震逐之環屏而走既而窮迫入馬廐中匿身後墻而立馬生連呼竟不動遂牽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儼然而體骨具足細視之有赤脈如紅線貫穿骨間馬生號哭舉扶掖之往南山驗其墳域如故發視棺中已空矣馬生遂别卜遷窆之而竟不究其理出續元怪錄

劉惟清

平陰北把關南禦並山濵濟空濶百里無人居地勢險

阨用兵者先據此為勝迄今天陰日暮鬼怪往往而出長慶三年春平盧節度使薛苹遣衙門將劉惟清使於東平途出於此時日已落忽於野次遥見幕幄營伍旌旗人馬甚衆煙火極遠惟清少在戎旅計其部分可五六萬人也惟清不知甚駭之俄有輜重鼓角部隊紛紜或歌或語喧然競進惟清乃緩轡出於其中忽有衣線者徒行叩惟清將奪馬惟清與之力爭因躍馬絶道而線者執之愈急惟清有膂力以所執鐵鞭連箠其背線

者不甚拒良久捨去惟清復路則向之軍旅巳過矣夜闌方及前驛會同列將渾釗自滑使還亦館於此閒惟清至迎之則惟清㝠然無所知衆扶持環視久之乃寤遂話此事不二三日至東平既就館亦不為他人道先是東平有術士皇甫嚐者落魄不仕衣屩藍縷衆甚鄙之一日惟清出遊嚐於途中遙指曰劉押衙惟清素所未識因與相疑嚐曰本恐他人取馬故牽公避道奈何却以鐵鞭相苦賴我金鎧在身不爾巨力堅策豈易當

哉笑而竟去惟清從人辭謝將問其故皆躍入裀人中不可復見後四年李同捷反於滄景時天下兵皆由平陰以入賊境豈陰兵先致討歟出異聞錄

董觀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唐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適吳楚間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歷中觀遊汾涇至泥陽郡會於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千百編觀遂留止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扃鐍觀因請

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力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夜寐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歌笑其中旁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曛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恚曰師鬼也何為而至習笑曰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候子即牽觀袂去榻觀回視見其身尚偃如寢熟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此誰蔽吾屍耶習曰何子之言失而

憂之深乎夫所以為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為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尚安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習常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誰為耶習曰吾與子謂死而未更生也遂相與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般紅銮如毾㲪狀行十餘里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耳觀即視其水皆

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樹蒙蔽廬舍駢接習謂覿曰與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為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捨家歸佛氏覿曰吾聞人死當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為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即牽衣躍而過覿方攀岸

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覰驚眙惶惑忽有牽覰者覰回視一人盡體皆毛狀若獅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謂覰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留遂持覰臂急東行指郡城而歸未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覰者大呼曰可馳去將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曙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巳身在榻二人排覰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覰卒一夕矣於是具以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

土偶人像為左右侍乃覲前所見者覲因誓心精思留
閱藏經雖寒暑無少怠凡數年而歸時寶歷二年五月
十五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覲亦斥去後至長安以
占候遊公卿門言事往往而中常為沂州臨沂縣尉余
在京師聞其事於覲也出宣室志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
歷初獨居長樂第夜如厠僮僕從者忽見蓬頭青衣數

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又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强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若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方義家居華州女兄衣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卜能相容面辭乎蓬首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夭横非登殺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死久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

任此職積効當遷但以福薄須人助貴人能為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迴付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轉必有後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貴人雖福力正强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方義至中堂悶絶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果無苦又門人王直方者居同里久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選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令早畢功功畢

飯僧迴付郭登後月餘歸同州別墅下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至方義階下方義遂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行方義從之及門失之矣見一紫袍象笏導從緋紫吏數十人俟於門外俛視其貌乃郭登也斂笏前拜曰奬職當遷只消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重爵位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廚仍舊頃者當任實如鮑肆之人今既別司復求就食

方知前若殆不可堪貴人量察更為轉金剛經七遍即
改廚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曰諾因問丈人安在
曰賢丈江夏寢疾今夕方困神道求人非其親導不可
自巳詣適先歸耳又曰廁神每月六日例當出巡此日
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者入座抱病六
旬蓋言登巡畢將歸暫見半面耳親戚之中遞宜相戒
避之也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衆無所得食率常受餓
必能食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見斯衆暗中

陳力必拯災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不平後有所言幸於夢寐轉經之請天曙為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行敬僧念金剛經四十九遍及明祝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六之累計其功食天厨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不爾不來黷也泛祭之請記無忘焉出續元怪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六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鬼三十二

吳任生　酈濤　曾季衡

趙合　韋安之　李佐文

胡瀀

吳任生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

俗莫能究其甲子寳歴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途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之生魂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懾遂疾迴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歎且

異及晩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驚歎之謝任生曰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鄔濤

鄔濤者汝南人精習墳典好道術旅泊婺州義烏縣館月餘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進曰此王氏小娘

子也今夕顧降於君濤視之乃絶色也謂是豪貴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干懷妾何以奉託濤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翫於濤寢室炳以銀燭又備酒食飲數巡王氏起謂濤曰妾少孤無託今願事君子枕席將為可乎濤遜辭而許恩意欵洽而王氏曉去夕至如此數月濤所知道士楊景霄至館訪之見濤色有異曰公為鬼魅所惑宜斷之不然死矣濤聞之驚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與

符二道一施衣帶一置門上曰此鬼來當有怨恨慎勿與語濤依法施之女子是夕至見符門上大罵而去曰來日速除之不然生禍濤明日訪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來可以吾呪水洒之此必絶矣濤持水歸至夜女子復至悲恚之甚濤乃以景霄呪水洒之於是遂絶出集異記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

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為間頻注名香頗踈凡俗步遊閑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來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黯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字麗真父今為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

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曾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説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懼異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𦔳當與二三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怛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為負約

而洩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慚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吴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强為一篇曰淛草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洒臨歧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為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縷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

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李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故舊文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出傳奇

趙合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大和初遊五原路經沙

磧覩物悲歎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沙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沙中有女子悲吟曰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色絶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虜至此撾殺劫其首飾而去後為路人所悲掩於沙内經今三載知君頗有義心儻能為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枌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

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橐中伺旦俄有紫衣丈夫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啓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為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數里連弩洒雨飛梯排雲穿壁决濠晝夜攻擊城中負户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厲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造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其遂設奇計定中其

樓立碎羌酋愕然以為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折屋燒吾且為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釣上又天陰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懾慄不敢暫安其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入遇昏晦羣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其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寒來日氷堅城之塋如銀不可攻擊又

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賛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内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釣其長幼婦女百餘人得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而攻破其城老少三萬人盡遭擄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相使余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

韋夫人舊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哉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為羌胡之賤隷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退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為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合曰君為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火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

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饉死萬人老幼相食
合挐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側合
遇昔日之女子來謝而言曰感君之義吾大父乃貞元
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混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
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其玄微
居於少室燒之一年皆使瓦礫為金寶二年能起斃者
三年餌之能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出傳奇

韋安之

韋安之者河陽人時至陽翟擬往少室尋師至登封逢一人問欲何往曰吾姓張名道家金鄉欲往少室山讀書安之亦通姓字所往一志乃約為兄弟安之年長為兄同入少室師李潛經一年張道博學精通為學流之首一日語安之曰兄事業未全從今去五載方成名官亦不過縣佐安之驚異曰弟何以知之道曰余非人乃冥司主典也泰嶽主者欲重用為以才識尚寡給一年假於人間學今年限已滿功業稍成將辭君去慎勿洩

於人言訖辭其師安之送道下山涕泣而別道曰君成名之後有急當呼道必可救矣安之五年乃赴舉其年擢第授杭州於潛縣尉被州遣部將抵河陰至淇澤浦為淮盜來刼安之遂虔啓於道俄而雷雨暴至羣盜皆溺安之為龍興縣丞卒出靈異錄

李佐文

南陽臨湍縣北界祕書郎袁測襄陽掾王汧皆止别業大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莊佐文琴棊之流頗

為袁王之所愛佐文一日向暮將止袁莊僕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陰風驟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岁乖獨行迷誤甚遠約三更晦稍息數里之外遥見火燭佐文向明而至至則野中迥室卑狹頗甚中有田叟織芒屩佐文遜辭請託久之方延入户叟云此多豺狼客馬不宜遠縶佐文因移簷下廹火而憩叟曰客本何詣而來此佐文告之叟哂曰此去袁莊乖迂極矣然必俟曉方可南歸而叟之坐後緯蕭障下時聞稚兒啼號甚痛每發

聲叟即曰兒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則復啼叟輒以前語解之佐文不諭從而詰之叟則低回他説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攜之近火如此數四叟則攜致就爐乃八九歲村女子耳見客初無羞駭但以物畫灰若抱沈恨忽而怨咽驚號叟則又以前語解之佐文問之終不得其情須臾平曉叟即遥指東南喬木曰彼袁莊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馬四顧乃窮荒大野曾無人迹獨田叟一室耳行三數里逢村婦攜酒一壺紙錢副

焉見佐文曰此是巨澤道無人客凌晨何自來也佐文具白其事婦乃撫膺長號曰孰謂人鬼之殊途即佐文細詢之其婦曰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則我亡夫之殯闇耳我傭居袁莊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亂之女又亡貧窮無力父子同瘞焉守志嫠居官不免稅孤窮無託遂意再行今夕將適他門故來夫女之瘞告訣耳佐文則與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殯宮也歷歷蹤由分明可復婦乃號慟淚如綆縻因棄生業剪髮於

臨端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婦姓王開成四年客有見者

出集異記

胡濦

安定胡濦家於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為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是歲冬十月京兆亂餗與宰臣濦以下俱遯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部將執兵以窮其跡部將謂士良曰胡濦受賈餗恩今當匿在濦所願

得驍健士五百環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濦門召濦出厲聲曰賈餗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濦度其勢不可以理屈抗辭拒之部將怒執濦詣士良戮於轅門之外時濦弟湘在河東郡是日湘及家人見一人無首衣緑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怒命家人逐之遽不見後三日而濦之凶問至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七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鄩

李全質　沈恭禮　牛生

韋齊休

辛神邕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

於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他出自勤偃於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形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强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勤負壁而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即以十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當食而死爾勿泄吾語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赤而喘且曰

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勸疾愈萬金果卒出宣室志

唐𪹷士

晉昌唐𪹷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常日晚天雨霽𪹷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犀狼擁其道不得歸懼既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壠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唯對空山月

燕士常好為七言詩頗稱于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吳氏子舉進士善為詩卒數年矣出宣室志

郭鄩

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肸蠁間常有二物如猿玃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鄩俱往所造詣如礙枳棘親友見之俱若讐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夕

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俟曉而行無復至矣鄢旣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鄢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于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鄢旣興盥櫛便覺愁憤閒豁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鄢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游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信之也知勝業王氏隷左軍自是常往伺之

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袪服冶容造次莫廻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于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顔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懽張生預馬訪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耳出劇談錄

李全質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蹋昧爽之交假

寐于沂州城横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别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緑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緑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緑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横門紫衣人乘間謂全質曰達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踘遂令畫犀帶日晚具酒脯并紙錢

佩帶于橫門外焚之是夜金質纔寐即見戴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慙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甚則必至馬洎太和歲初大水金質已為天平軍裨將無監察有切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氷薄素不諳委程命峻速片時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纔三數十步有一人後來大呼之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金質荷之反轡而從馬纔不三里止泥濘而曾無

寸尺之阻得達本土以財物酬其人人固讓不取固與之答曰若仗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終不肯受全質意其鮮馬乃緩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橫門之人歟開成初銜命入闕廻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廹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須臾馬旁見一人全質詰之誰歟對曰郵牒者更於馬前行寸步不可覩其人毎以其前路導之或曰樹或曰椿或曰險或曰培

塿或曰溝全質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驛憩馬纔下馬訪郵牒者欲酬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復非橫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訪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云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慄之轉切也出傳異記

沈恭禮

閿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離閿鄉日小疾

暮至湖城堂前卧忽有人繞牀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
忠順恭禮問之對曰非雷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
此對曰某本江淮人因飢寒傭於人前月至此縣卒于
逆旅然飢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
許之曰遣我何處送與汝對曰來暮遣驛中廳子張朝
來取語畢立于堂之西楹恭禮起坐忠義進曰君初止
此更有事輒敢裨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
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强來參謁名曰蠻陀僧君

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鄰爲附輒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却立西楹未定堂東果有一女子峩鬟垂鬢肌膚悦澤微笑轉盼謂恭禮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風動梧葉墮階如何罪責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曰珍簟牀空明月滿室不飲美酒虚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又吟曰黄帝上天時鼎湖元在鎡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恭禮又不顧逡廵而去忠義又進曰此物已去少間東廊下有敬寡婦王家阿

嫂雖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郎
自東廡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
何不出來俄然有曳紅裙紫袖銀帔而來步庭月數匝
却立于東廡下忠義又進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
間縱有他媚來亦不足畏也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爲我
更駐候怪物盡即去忠義應唯而四更已有一物長二
丈餘手持三數髑髏若躍丸者漸近廳簷忠義謂恭禮
曰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𢶍然而中手墮下髑髏俯身

掇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毆出門而去恭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明與從者具語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名聽子張朝詰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為聽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飡等去其夜夢李忠義辭謝曰蜜陀僧大須防備猶二三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來終不敢對後即歸閿鄉即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為患半年後或三夜五夜一來一年餘方漸稀有僧令斷肉及葷

卒此後更不復來矣出傳異志

牛生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冷主人造湯餅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店牛生見而念之要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碗便卧于牀前地上其聲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牀前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

夜一餐今有少相報公爲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閱之看數張即書兩行如此三度訖求紙封之書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即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即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緘置書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户坊飢貧甚絶食忽憶此書故開第一封題云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户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飢困且雨雪乘

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絶方至寺門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内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為何人而坐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也既入僧乃為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絶不復來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牛生先取將

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遂為富人又以求名失路
復開第二封書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
詣張氏獨止於一室下簾而坐有數人少年上樓來中
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令請添至七
百千此外即力不及也一人又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
牛生知其貨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
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
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歴任臺省後為河中

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遂終焉出會昌解頤錄

韋齊休

韋齊休擢進士第累官至員外郎為王璠浙西團練副使大和八年卒于潤州之官舍三更後將小斂忽於西壁下大聲曰傳語娘子且止哭當有處分其妻大驚仆地不蘇齊休于衾下厲聲曰娘子今為鬼妻聞鬼語忽驚悸耶妻即起曰非為畏悸但不合與君遽隔幽明孤

惶無所依怙不意神識有知忽通言語不覺惛絶誠佚
明教豈敢有違齊休曰死生之期渉于真宰夫婦之道
重在人倫其與娘子情義至深他生亦未相捨今其屍
骸且在足寛襟抱家事大小且須商量不可空爲兒女
悲泣使其幽冥間更憂妻孥也夜來諸事並自勞心總
無失脫可助僕喜妻曰何也齊休曰昨日湖州庾七寄
買口錢倉遑之際不免專心部署今則一文不欠亦足
爲慰良久語絶即各營喪事纔曙復聞呼適到張清家

近造得三間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煩勞他人更借下處矣其夕張清似夢中忽見齊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買塋三畝地可速支關布置一一分明張清悉依其命及將歸自擇發日呼喚一如常時婢僕將有私竊無不發擿隨事捶撻及至京便之塋所張清準擬皆畢十數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報堂前蕭三郎來相看可隨事具食欵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語歷歷可聽蕭三郎者即職方郎中蕭徹是日卒於興化里其夕遂來俄聞

蕭呼嘆曰死生之理僕不敢恨但可異者僕數日前因至少陵别墅偶題一首詩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詩因吟曰新構茅齋野澗東松楸交影足悲風人間歲月如流水何事頻行此路中齋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詩㢠是自讖僕生前忝有科名粗亦爲人所知死未數日便有一無名小鬼贈一篇殊爲著鈍雖然細思之已是落他蕪境乃詠曰澗水濺濺流不絶芳草綿綿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蕭亦歎羨之曰韋四公死

已多時猶不甘此事僕乃適來人也遂爲遊岱之䰟何
以堪處即聞相别而去又數日亭午間呼曰裴二十一
郎來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來至啟夏
門外寂然神聳又素聞其事遂不敢行弔而回裴即長
安縣令名觀齊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動即罪責不
堪其懼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出河東記志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鬼三十四

房陟　王起　段何

韋鮑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房陟

房陟任清河縣尉妻滎陽鄭氏有容色時村中有一老

嫗將詣謁禪師未至而中路荒野間見一白衣婦人于蓁棘中行哭極哀繞一邱阜數十步間若見經營之狀者嫗怪而往問及漸逼婦人即遠嫗適廻而婦人復故處如是數四嫗度非人天昏黑遂捨之及至禪師處説所見兼述婦人形狀衣服禪師異之因書記屋壁後月餘日房陟妻暴亡果葬于前所哭繞邱阜間而容貌衣服一如老嫗前見者出通幽記

王超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針病無不差死經宿而蘇言如夢至一處城壁臺閣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脈視左髆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爲針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視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內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箑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飛或走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曰有生之類先死爲畢言次忽活出酉陽雜俎

段何

進士段何僦居客户里大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櫛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不衣嘯傲立于何前熟顧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舉子貧寒無意婚娶其人曰請與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觀中外清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矣

今便與君迎來其人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人負金璧輿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篋直置輿於階前媒者又引入閣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迎他良家子來都不為禮無乃不可乎何恧之兼以困憊就枕不顧媒又曰縱無意收採第試一觀如是說諭再三何終不應食頃媒者復引出門輿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姹娘相託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

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末唯書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出河東記

韋鮑生妓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

坐韋生鮑生之右撚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
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歴烏延抵平
夏止靈武而廻部落駔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腔鳬膺
眼大尺輕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
燭閲馬於軒檻前數匹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
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
絃更衣盛粧頃之乃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
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

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台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説索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户以窺之而盃盤狼籍不暇收拾時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聞妾换馬之筵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

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絶後矣對月殊不見賞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鬚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忽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謂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

貢士于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深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是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得盡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尚有栖栖于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缺

是貢舉之道隳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巖
穴者自童髦窮經至於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
訖于没齒雖每歲鄉里薦之于州府州府貢之于有司
有司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彈聲韻之清濁謂
不律雖有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
而達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闕乎今
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隳張古之大體況予乃愬
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歎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

桂月如晝吟咏時發盃觴閒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傾城香暖深閨永厭桃花之色風清廣陌曽憐噴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

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劾當軒墀望新恩俱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緑駿意已忘于鬃髮汗流紅領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捨彼以絶代之容為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為貴者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卜之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文通賦四韻訖芭蕉盡棄生發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禄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

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為意也言訖二公行十餘步間忽不知其所在矣出纂異記

梁璟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

長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過君於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佳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咏秋月步兵即首為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為事長史沉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為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

玉山名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來
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名耳與
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為衆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
歌以送長史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即歌之清吟
悠慕璟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曲既終曰山光
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即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
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令願續
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遠歷歷一坐大笑遲不

如遠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為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盃盤亦亡見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恐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也出宣室志

崔御史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置宏麗里中傳其中為鬼所

宅故居之者一夕則暴死錄閑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職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豈能為災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獨寢于堂中惕然而寤衣盡沾濕即起見已之卧榻在庭中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于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今則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自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茍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寃欝而將有訴者或將求

一飯以祭者則見于人而人自驚悖而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甚愚且無畏憚若真有所訴直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筓而没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于此峻城池構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冤

儻君以仁心爲我棺而葬于野眞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其皃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見我耶鬼曰其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旣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遂告去明日召工人于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宅遂安出宣室志

曹唐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聞當世久舉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勝每自臨翫賦詩得兩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為常製皆不及此作一日還坐亭沼上方用怡咏忽見二婦人衣素衣貌甚閑治徐步而吟則唐前所作之二句也唐自以製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廹而訊之不應而去未十餘步間不見矣唐方甚疑怪唐素與寺

僧法舟善因言於舟舟驚曰兩日前有一少年見訪懷一碧牋示我此詩適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頗惆然數日後唐卒於佛舍中出靈怪集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九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　　宋　李昉等　編

鬼三十五

許生　　郝惟諒　　浮梁張令

歐陽敏　　奉天縣民

許生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于甘泉店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

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宫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曽聞三樂否春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于此泉吾昨已被名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縱轡以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

從塡隘路歧生麾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金紫坐於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壘澗尋賞憩馬甘棠館亭于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有似為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章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淒慘日

微明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涕填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以襟袖擁靣如欲慟哭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盃行酒數廵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倡云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

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園畦壠平迹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閑垂光影照泠宮短小器守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為人

爵憮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膽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潴宫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慙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曽照讀書筵長大少鬚髯者詩云新荊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䰟詩成各自吟諷長歗數四響動巖谷逡廵怪鳥鴟梟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

第鳴叫頃之騾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烟霧狀自庭而散生于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齕草于澗側蹇童美寢于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媪詰昌夜生具以對媪曰昨夜三更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皆紙錢也出纂異錄

郝惟諒

荆州民郝惟諒性麤率勇於私鬭會昌二年寒食日與

其徒遊于郊外蹴踘角力醉卧冢間宵分始寤將歸道左見一人家室絶卑陋雖張燈而頗昏暗遂詣乞漿有一婦人容色慘悴服裝雅素方向燈紉縫延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情託妾本秦人姓張氏嫁與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大和中戍邊不返妾遘疫而殁别無親戚為鄰里殯于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于土魂神不為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能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曰

其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傭作凡數年矣所聚十三萬葬備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遅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櫬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于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于鹿頂原其夕見夢于胡郝出酉陽雜俎

浮梁張令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閒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

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海陸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幙陳樽罍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坊弋羅之輩横行闗内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張令曰勿叱召黄衫者問曰來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煖酒酒至令以大金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餤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

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于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將死之籍付諸嶽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觀乎曰便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即張君也令見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不為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

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於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貺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謫在蓮花峰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捨此則無計矣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峰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于是齋牲牢馳詣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峰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峯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

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魂亡神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為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峰爾何德於予欲臨吾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則金天王之書扎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為不應名使者反報曰莫又為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府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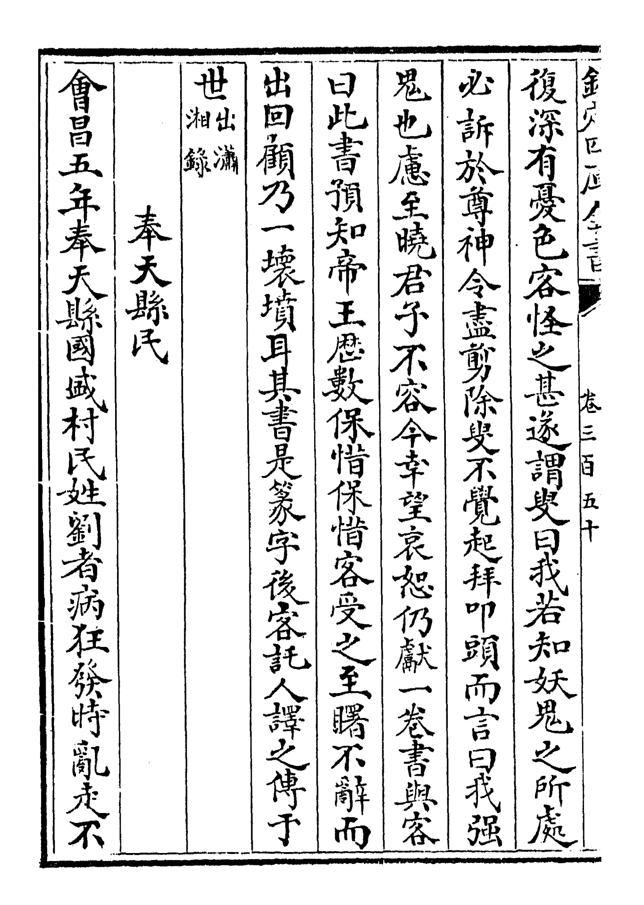
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啟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竊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宥過者玄門是宗狥爾一吒俄全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書罪仙官覽畢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皆可致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揚已

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導歸途無墮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黄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為宣城縣脚力亡于華陰遂為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免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曰請置子為閽人則吾飽神盤子矣天符已違半日難吏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栢林三五步而

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歸計酧金天王願所費數逾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謁於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于縣館見黃衫舊吏齎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峰之願不果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出纂異記

歐陽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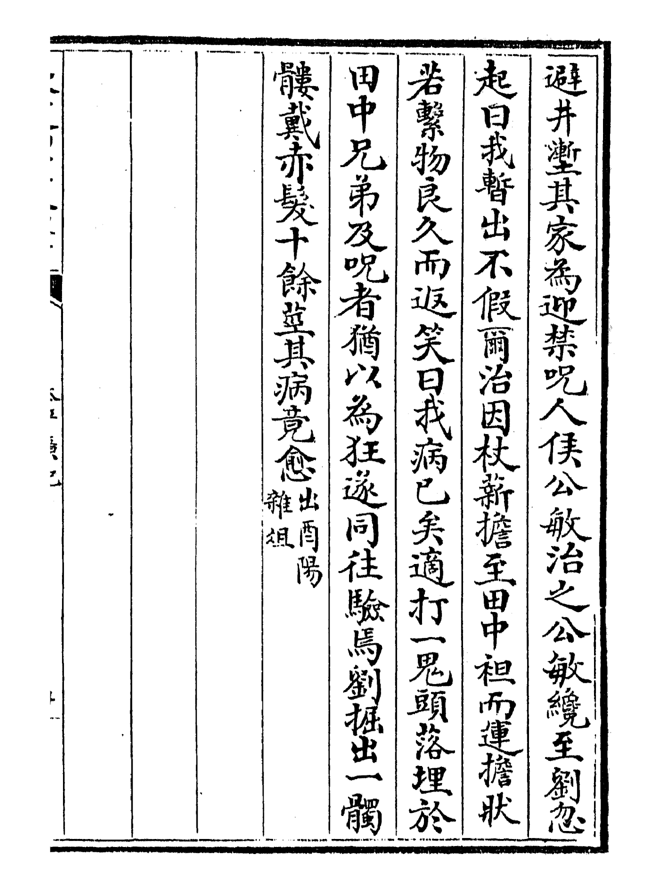
陝州東三十里本無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遠迎安泊及曉前進往往有死者揚州客歐陽敏侵夜至其鬼即爲一老叟迎歸舍夜半後叟詣客問鄉地便以酒炙延待客從容言及陰隲之事叟甚有驚怍之色客因恠之乃問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無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猶人間之賊盜耳若妖鬼之害人偶鬬于明神必不容亦不異賊盜之抵憲法也叟



復深有憂色容怪之甚遂謂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處必訴於尊神令盡剪除叟不覺起拜叩頭而言曰我强鬼也慮至曉君子不容今幸望哀恕仍獻一卷書與容曰此書預知帝王歷數保惜保惜容受之至曙不辭而出回顧乃一壞墳耳其書是篆字後客託人譯之傳于世出瀟湘錄

奉天縣民

會昌五年奉天縣國盛村民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


避井塹其家為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袒而運擔狀若繫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為狂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鬼三十六

邢群

邢部員外邢羣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羣素與御史朱琯善時琯自淮海從事罷居伊洛病卒而羣未知嘗晝卧忽聞扣門者令視之見琯騎而來羣即延入坐先是羣聞琯病及見來甚喜曰向聞君疾亦無足憂琯曰某嘗病今則愈矣然君之疾亦無足憂不一二日當間耳言笑久之方去琯訪羣之時乃琯卒也

出宣室志

李重

大中五年檢校郎中知鹽鐵河陰院事李重罷職居河東郡被疾旬日益甚沈然在榻一夕告其僕曰我病不起矣即令扃鍵其門忽聞庭中窣然有聲重視之見一人衣緋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疊衣在其後重與行己善即驚曰蔡侍御來因命延上與白衣者俱坐頃之見行己身漸長手足口鼻亦隨而大焉細視之乃非行己也重心異之然固以侍御呼焉重遂覺身稍可舉即負壁而坐問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終

於此乎其人曰君之疾當間矣即指白衣者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於袖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旣而其猿左右跳躑數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無足憂當至六十二然亦有災重曰侍御飲酒乎曰安敢不飲重遂命酒以杯置於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飲器乃於衣中出一杯初似銀及旣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細視乃紙爲者二人各盡二盃已而收其杯於衣中將去又誡重曰君愈之後愼無飲酒禍且及矣重謝而

諾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無所見視其外門扃鍵如舊又見其榻前酒在地葢二鬼所飲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飲酒如初其年謫爲杭州司馬出宣室志

王坤

太原王坤太中四年春爲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矣一夕忽夢輕雲至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某自不爲人數年矣嘗念平生時若縶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懵然若醉不寤爲鬼也輕雲即

引坤出門門已扃鐍隙中道坤而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飢語於輕雲輕雲曰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閉輕雲叩之有頃閽者啓扉曰向聞扣門今寂無覩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閽者怒曰厲鬼安得輒扣吾門且唾且罵之輕白坤云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經其門吏與主

月俸及條報除授坤甚委信之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啟
扉有一人持水缶注於衢中輕雲曰可偕入既入見小
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為小吏必降階迎拜既
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即毆婢背遽
仆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孥俱起驚曰中惡即急召
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
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輕
雲謂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隨出里中望啟夏而去

至郊野數十里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而入馬坤即俛首曲躬而入墓口曛黑不可辨忽悸然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曉心惡其夢不敢語於人是日因名石貫既坐貫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遣視之寂無所覩至曉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即立名小吏訊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云鬼爲祟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益懼因告妻孥是歲冬果卒出宣室志

蘇太玄

陽朔人蘇太玄農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命未合終冥司未録每至必憐撫其子爲之紉補經旬月鄰仵乃知或占卜吉凶述善惡一一符驗有鄉人在府充職被疾其家請卜之俄頃云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却回卜者請逼因請再往俄頃曰至府見所疾已愈疑其不實遂問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曽至

府又未識病者一一言之無差異又有人來卜謝無物奉酬深為不足徐氏曰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稱無卜者請取之逡巡負致其前衆皆愕然如此不一忽一旦言帝舜發兵討蠻有人求至驛助擎熟食更一兩日當還如期而歸將一分細食致夫前曰此飯曷若人間過軍者夫嘗之倍珍於他食又一旦泣告曰無端泄陰事獲罪被追此去難再還好看兒女泣別遂絕出桂林風土記

房千里

春州南門外有仙署館館中有盧公亭房千里貶官尋醫于新州太守館之於是東廂有內室僕夫假寐忽有朱衣人甚魁偉直來其前僕輩驚走告千里既一二夕又然千里不信然不復置于室內後累月徙居溪亭復有假掾吏寄與東室晝日見一男子披紗裳屐履而來曰若無久駐此掾驚出户俱以狀白於僚吏有老牙門將陸建宗曰元和中誅李師道其從事陸行儉流於是州賜死於是掾所白之將果省不謬出投荒雜錄

韋氏子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甞納妓于洛顔色明秀尤善音律韋曽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是以韋頗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為羸瘠棄事而寐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其術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於室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絶人屏事

且以𢒼近悲泣為誡燃蠟炬於香前曰覩燭燼寸即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稟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歎持裙面幃而袑如是者三忽聞吁歎之聲俄頃暎幃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庸恐廹以致倏廻生忍淚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頷首而已逾刻燭盡及期歘欲遍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既絶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漚沫槿豔不必寘懷韋欲酬之不顧而别韋

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備錄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歿出唐闕史

李潯

咸通中中牟尉李潯寓居圃田別墅性剛戾不以鬼神為意毎見人酹酒必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卧於廳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鄉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尫劣服飾或紫或青有㨗僕提酒兩壺歷階而上

左右妻子悉無所覩謂濤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醪醴之間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爲君一醉俄以巨盃滿酌飲濤兩壺俱盡餘瀝滿席謂濤曰何似常時惜酒也耶自爾百骸昏悴如宿酲惙然數月方愈

出劇談錄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閑輦下是歲十一月十三日冬

至大雪凌晨有扣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來庭筠初謂誤發筒獲書其上無字開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驚馳出户其人已滅矣乃焚香再拜而讀但不諭其理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何云況復男紫悲黄女青懼緑杜陵分絶武子成䊆自是井障流鷖庭鍾舞鵠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慨慷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荆州牧段成式頓首自後寂無所聞書云䊆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羣字耳温

段二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傅乃庭筠壻也自說之出南楚新聞

鬼葬

辰州溆浦縣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黄閔沅川記云其中巖有棺木遥望可長十餘丈謂鬼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晝昏唯聞斧鑿聲人家不覺失器物刀斧七日霽所失之物悉還其主鐺斧皆有肥膩腥臊見此棺儼然横據岸畔出洽聞記

董漢勛

汝墳部將董漢勛善騎射力兼數人趫捷能鬬累戍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爲汝之龍興鎮將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食其家以爲常客也翌日盛設廳事至辰巳間漢勛束帶出鎮門向空連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既罷其妻詰之漢勛曰皆曩日邊上陣没同儕也久別一來耳何畏之有後漢勛終亦

無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
承平之代郡國悉無武備是日郡選銳卒五百人令勇
將爕洪主之出郡東二十里苦募店盡爲賊所擒唯一
騎走至郡郡人大驚遂閉門登陴部分固守漢勛以五
百人據此門九月朔旦賊至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
守王鐐漢勛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飲羽所
殺數十人矢盡賊已入漢勛運劍復殺數十人劍既折
乃抽屋椽擊之又殺數十人日上飢疲爲兵所殪賊帥

亦嗟異焉出三水小牘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一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鬼三十七

牟頴　游氏子　李雲

鄭總　王紹　王鮪

李戴仁　劉璪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馮生

牟頴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彊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為所害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為兇勇人死亦為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託於君不至飢渴足得令君所求狥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

以祀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半夜忽自外踰垣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計却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悶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

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别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廻婦人至家後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頴家不至曉即却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恠頴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頴曰若不白我我必自發此事頴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却反白於頴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

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籙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穎宅擒捉穎乃携此婦人逃不知所之出瀟湘錄

游氏子

許都城西之北陬有趙將軍宅主父既沒子孫流移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覩近乃牓於里門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拳捷過人見牓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既夕携劍而

入室宇深邃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簟庭中絺綌而坐一
鼓盡閴寂無驚游氏子倦乃枕𦜕面堂而卧再鼓將半
忽聞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役夫數十於堂中洒
掃闢前軒張朱簾繡幕陳筵席寶器異香馥於簷楹游
子心謂此小魅耳未欲廹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器紆
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廂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後堂出
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緑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許
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觴舉白歌舞

間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將起乃覺髑髏爲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呌口哆而不能聲但覩堂上歡洽直至嚴鼓席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初游氏子駭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門良久方能語其宅後卒無敢居者出三水小牘

李雲

前南鄭縣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予誓不婚乃許之號姬曰楚賓數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

婚前南鄭令沈氏女及婚日雲方浴于淨室見楚賓執一藥來徑前謂雲曰誓奈不婚今又與沈家作女壻無物奉贈君香一帖以資浴湯瀉藥末入浴斛中叙子攪水訖而去雲甚覺不安困羸不能出浴遂卒肢體如綿筋骨並散出聞奇録

鄭總

進士鄭總以妾病欲不赴舉妾曰不可為一婦人而廢舉固請之總遂入京其春下第東歸及家妾卒既葬旬

月後夜深偶來寢閤室外有人行聲開户觀之乃亡妾也名入室而坐問其所要但求好茶總自烹與之啜訖總以小兒女已睡欲呼與相見妾曰不可渠年小恐驚之言訖辭去纔出户不見出閒奇錄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窗借筆紹借之於窗上題詩曰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横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寂然無聲乃知非人也出閒

奇錄

王鮪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為糞壤所没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窗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爾後凡有吉凶肸蠁閒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珙為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

釀酒酣稍歡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
視之云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復坐鮪具
言歌者儀貌珙恠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綾緋衣控馬
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鮪密言
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
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以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
鮪令扶歌者置於淨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横取板安
牛頭於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户且誡曰專伺之曉鼓

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户可以活矣鮪遂去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户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悉乾牛怒目出於外數日方能言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名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開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呼聲振庭廡座者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馬牛頭引於階前背負而出行十數步忽覺臥於室内珙後密詢其

事鮪終不言出劇談錄

李戴仁

江河邊多倀鬼往往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乃死䰟者誘之也李戴仁嘗維舟於枝江縣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見一嫗一男子出水面四顧失聲云此有生人遽馳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當陽令蘇汭居江陵嘗夜歸月明中見一美人被髮所著裾裾殆似水濕汭戲云非江張耶婦人怒曰喚我作鬼奔而逐之汭走遇更巡方止

見婦却返所來之路（出北夢瑣言）

劉璪

漢江北鄧州界地名穴口本無鎮戍有小河南流入于漢久爲沙擁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劉璪丙子歲往彼州訪親知至穴口宿舊知韓氏家家人曰鄰村張家新婦卒來三日適來却活主人覺往省之至夜韓家歸云張婦爲側近廟神召去見其中外親眷亡者咸在焉爲廟神造軍頓無人作餅故令召來見廳上門外將士列坐

言開穴口江水士卒踣沙手皆血流供頓畢乃放田鄉里未之信不久沙壖相次摧墊江路乃通出北夢瑣言

李矩

成汭鎮荆州有墊江縣令崔令與主簿李矩不協鄰於水火一旦羣盜刼縣殺崔令賊過後矩入宅檢校有一廳子方避賊見矩以為與賊通明日言鎮將衆咸知矩與崔失歡頗疑之執送中州推問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厢獄厢吏速於具獄推吏常具言於判官范某曰李

矩詠讕須栲究之范固不許常竟鍛鍊以成之矩臨刑戒家人多燒紙筆訟於地下纔一月常椇暴亡後李矩主簿見身范見矩至曰椇受判官深恩非敢造次但冥府只要為證耳及妻子以誠祈之乞容旬月區分家事雖無痛苦飲食如常但困憊踰月而卒出北夢瑣言

陶福

蜀將陶福少年無賴偷狗屠牛後立功至郡守屯戍與元府之西縣暴得疾急命從人朱軍將詣府迎醫李令

諤令譪與朱軍將連騎馳往至夜抵西縣近郭諸葛亮廟前見秉炬三對前道擁一人步行荷校繫縛衆人相從後有陶覩叟抱衣衾而隨之令譪先未識陶福朱軍將指謂令譪曰此是我家太尉胡爲如此逡巡恐悚亦疑是鬼曉至其營已聞家人哭聲向來執録乃福之魂也出北夢瑣言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縣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寨中稍可自固崔某

為令嘗有健卒盜寨木令擒送鎮將斬之卒家先事壁
山人卒死神乃與令家為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
擲火毀器錢帛衣服無故遺失箱篋鎖閉如初其中衣
服率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千里鬼
亦隨之又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費
用甚多吏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止于
屋久之空中大呼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我雍溪兄
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恠異計汝必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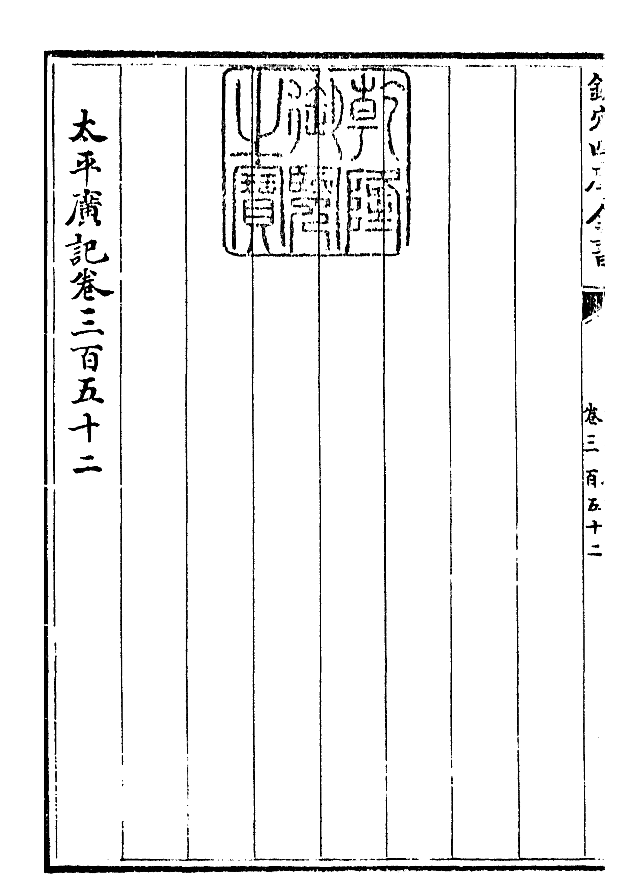
畏之令已遣去矣汝災盡福生吾自來暫駐亦將不久
且借天蓬龕子中居此天蓬様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
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置天蓬於舍簷上自此日夕
常在恒與主人語令小大誦詩賦作音樂一一隨聲唱
之所誦文字或有謬誤必為改正其言多勸人為善亦
令學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有羣
鶴現神云數内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
矣又自云姓張毎日飲食與人無異有女名錦繡娘及

妻妾食物所費亦不少凡見善人君子即肯與言稍强暴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淩毀因不語僧去後徐謂人曰此僧食狗肉兇暴無良不欲共語人之所行善惡災福言無不中至于小名第行一一皆知細問之即以他語為對未知是何神也出錄異記

馮生

遂寧有馮生見鬼知人吉凶潁川陳絢為武信軍留後

而劉知俊代之捃其舊事馮謂絢曰劉公雖號元戎前無幢節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知俊被殺有林泳者閬人常謂其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祆馮閬之對衆謂之曰君為官多不克終蓋曾殺一女人為祟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慚懼言誠於馮許為解其冤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二